



哈米特
侦探小说
系列

马耳他 之鹰

Dashiell Hammett
[美]达希尔·哈米特/著
皇甫木强/译

“硬汉派推理小说”第一名作

“20世纪最佳推理小说”排名仅次于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

一位神秘的贵妇，
一件价值千万的皇家贡物，
引发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巢窟喋血战……

THE
MALTESE
FALCO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哈|米|特|侦|探|小|说|系|列

马耳他之鹰

【美】达希尔·哈米特 著
皇甫本强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马耳他之鹰 / (美) 哈密特著 ; 皇甫木强译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1. 8
(哈密特侦探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506-0777-4

I. ①马… II. ①哈… ②皇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6439号

- 书 名 马耳他之鹰
著 者 (美) 达希尔·哈密特
译 者 皇甫木强
责任编辑 李相东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村村委会西南1000米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05千字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777-4
定 价 25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10-83670220)

序 言

Introduction

如果写作本书时使用了大纲、笔记，哪怕有个清晰的情节概念也好，那样我或许就能说出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，以及为什么它是这个样子，但现在我只记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个短篇小说，名叫《不知名的孩子》（The Whosis Kid），书中提到查理五世和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约定，书中的一部分情节让我不满；另一本名叫《库菲尼亚尔的内脏》（The Gutting of Couffignal）的书的结局也让我耿耿于怀。于是，我就想写一部有关“马耳他之鹰”的长篇小说，也许可以弥补这两本书的不足。

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如何塑造了书中的角色。

威尔莫这个小个子枪手的形象是我在加州斯托克顿市想到的，我到那里去抓一个破窗抢劫圣何塞珠宝店的家伙，顺手就把他用到小说里了。他是个衣着整洁、惺惺作态的安静小伙，大约二十一岁，他说自己只有十七岁，估计是不想进监狱而想进少年感化院。他还说自己的父亲在纽约当警察中尉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实话，但他对当地报纸给他起的外号——侏儒强盗——很得意。一周前他曾抢过斯托克顿的一家加油站，一两天后他躲到洛杉矶，在一份斯托克顿的报纸上读到——一定有些罪犯喜欢收藏剪报——加油站老板对他的描述，感到很恼火，因为加油站老板宣称再见

到他这只小鸽子，一定会好好收拾他一顿。“侏儒强盗”偷了一辆汽车回到斯托克顿市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为了再次抢劫那个加油站老板，看看他能奈我何。

布里姬·欧沙内希有两个原型，一个是艺术家，另一个女子曾到我在旧金山的平克顿侦探所来，雇佣私家侦探解雇他的管家，但这两个女子都不是罪犯。

邓迪的原型是我在北卡罗来纳州铁路调度场的同事；凯罗是我根据1920年在华盛顿帕斯克市遇到的一个诈骗犯创作的；汤姆·波劳斯的原型是一位前侦探队长；埃菲的原型曾邀请我一块到圣地亚哥合伙做镇静剂走私生意；古特曼的原型和很多人一样愚蠢，在战争早期，他在华盛顿曾被人怀疑是德国间谍，我从没遇到过像他那样让我厌烦的家伙。

史贝德没有原型。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完美男人，和我共事过的大多数私家侦探都想像他那样，但只有极少数自负的侦探认为他们达到了这种水准。多数私家侦探都做不到，十年前我的同事就做不到。想要成为福尔摩斯式的破案高手，必须是个冷酷、狡诈的家伙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护自己，能够战胜面对的任何人，无论是罪犯、无辜的旁观者，还是委托人。

达希尔·哈密特

1934年1月24日于纽约

目 录

The Maltese Falcon

- 第一章 史贝德-阿切尔侦探所 / 001
- 第二章 雾中命案 / 009
- 第三章 三个女人 / 023
- 第四章 黑鸟 / 033
- 第五章 地中海东部人 / 049
- 第六章 矮小的身影 / 057
- 第七章 空中的G字 / 067
- 第八章 梦呓 / 081
- 第九章 布里姬 / 091
- 第十章 贝尔韦德里旅馆的长椅 / 101

第十一章	胖男人	/	115
第十二章	旋转木马	/	127
第十三章	皇帝的礼物	/	139
第十四章	鸽子号	/	151
第十五章	一群疯子	/	163
第十六章	第三个死者	/	175
第十七章	周六晚上	/	187
第十八章	替罪羊	/	201
第十九章	俄国人的诡计	/	217
第二十章	如果他们绞死你	/	237

The Maltese Falcon

第一章

史贝德-阿切尔侦探所

Spade & Archer

山姆·史贝德的脸型又瘦又长，嘴巴翘成V字形，下巴也翘成了V字形，两个鼻孔组成了另一个更小的V字形。在那双灰黄色的眼睛中间，鹰钩鼻上端的眉头总是皱着，两道浓眉从鹰钩鼻的皱纹处向外延伸着，浅褐色的头发从头两边的太阳穴往额头汇集，看上去也是个V字形。他的样子相当讨喜，看着就像是金发碧眼的白面魔鬼。

他对埃菲·佩雷恩说：“甜心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佩雷恩的身材苗条而且高挑，皮肤晒得发黑，棕黄色羊毛衣服紧紧贴着身子，好像被淋湿了一样。她的脸很有光泽，有点男孩子气，一双淘气的棕色眼睛忽闪个不停。她把身后的门随手关了，然后倚在门上说：“有个名叫温德利的女孩找你。”

“是客户吗？”

“我猜是的。她非常迷人，你一定想见见。”

“让她进来，亲爱的，”史贝德说，“让她进来。”

埃菲·佩雷恩重新打开门，一只手按着门把手，对在外面办公室里等候的人说：“温德利小姐，请进来好吗？”

一个甜美的声音说了声“谢谢”，那声音清澈得仿佛没有任何杂质。紧跟着，一个妙龄女子走了进来，她的步伐有些迟疑，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看着史贝德，眼神中既有害羞也有试探。她身材高挑曼妙，双腿细长，手脚小巧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衣服是深蓝色和浅蓝色混搭，正好衬托出她那

双蓝色的眸子。在她的蓝色帽檐下露出几缕深红色的卷发，丰满的嘴唇泛出红色的光晕，当她羞怯地一笑时，洁白的牙齿便展露在那月牙状的嘴唇间。

史贝德弯腰站了起来，伸出他那粗壮的手指了指桌旁的橡木椅子。他接近六英尺高，宽阔的肩膀往下忽然收紧，看上去像个倒三角，因此身上那件刚熨烫过的灰色大衣显得不太合身。

温德利小姐轻柔地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便坐在了椅子边上。

史贝德一屁股坐在自己那张转椅上，转了小半圈，对她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但他的嘴并没有张开，因此V字型的脸显得更长了。埃菲·佩雷恩打字时敲击键盘的啪啪声从门外传了进来，偶尔还能听到打字机转行时的呼啦声和微弱的电动机的振动声。在史贝德的桌上，一根捻扁的烟卷在一个堆满烟头的铜质烟灰缸里冒着青烟，烟灰把黄色的桌面、绿色的吸墨纸和文件弄得到处都是污渍，窗户装了浅黄色的窗帘，这时候打开了八九英寸，可以闻到从院子里飘进来的淡淡的氨水味道，一阵阵清风吹着桌上的烟灰缓缓移动。

温德利小姐盯着烟灰慢慢地蠕动，眼神里透出不舒服的神情。她笔直地坐在椅子边缘，好像随时准备站起来一样，戴着黑色手套的手里拿着一个扁扁的黑色皮包，放在腿上。史贝德把椅子转向她问道：“说说你找我有何事吧，温德利小姐？”

她屏住呼吸看着他，咽了一口唾沫后着急地说：“你能——？我想——我——那个——”她雪白的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嘴唇，但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看着他，露出祈求的神色。

史贝德仿佛领会了她的意思，露出会心的微笑，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能把事情从头给我讲一遍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从头讲起。”

“那还得从纽约说起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认识了他，我是说不知道具体在纽约的那个地方。她比我小五岁，今年才十七。我们是姐妹，但性格差异很大，也不是特别亲热。我父母都在欧洲，要是他们听说这事肯定受不了，所以我得赶在他们回国前找到她。”

“接着说。”史贝德说。

“他们下月初就要回来了。”

史贝德的眼睛闪了一下，“就是说我们还有两星期时间。”

“直到她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我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，我都被气疯了。”她的嘴唇抖了起来，两手不停地揉搓着那只黑色皮包，“我怕她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我就是害怕她出事才来找你的，我不知道还能找谁帮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确实无计可施。”史贝德说，“但她后来写信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给她发了电报让她回来。她只给了我一个地址，我就把电报发到那个地方的邮局了，但邮局说一直没有人去领那封电报，我等了一个星期了，音信全无。我父母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到旧金山去找她，去之前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我是不是不该写信告诉她？”

“也许吧，但很难说怎么做才是对的。你没找到她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信上说会在圣马克旅馆等她，我还求她不管想不想跟我回家，至少要来见我一面。可我等了三天，她就是不来，连封信也没有。”

史贝德点了点那白面魔王一样的头，同情地皱了皱眉，抿起了嘴唇。

“太糟糕了。”温德利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“我不能这样干等着，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出事。”她的笑容消失了，哆嗦个不停。“我手上唯一的地址就是那个邮局，我给她又写了一封信，昨天

下午我去邮局等到天黑，但没见她去拿信。今天早上我又去了，还是没见到科琳，但我看见弗洛伊德·瑟斯比了。”

史贝德点点头，他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，看上去很专心。

“他就是不告诉我科琳在哪儿，”她的声音透出绝望，“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说她很好，很快乐，但我怎么能相信他呢？他就跟我说了这些，我怎么相信他？”

“当然，”史贝德附和道，“但也可能是真话。”

“我当然希望是真的，”她叫喊了起来，“但我没见到她，也没有通电话，我不能撇下她不管啊。他不肯带我去见她，说她不愿意见我。我不相信他的话。他对我说，会告诉她我来过，如果她肯见我就把她带来。我们约好了今晚在旅馆见面，但他说他知道她不会来的。他对我保证说，如果她不肯来，他也会来见我的。他——”

门忽然开了，吓得她赶紧捂住了嘴，不敢再说了。

开门的人往屋里走了一步，赶紧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脱帽道歉后又走了出去。

“没事，迈尔斯，”史贝德对他说，“进来吧。温德利小姐，这位是我的搭档阿切尔先生。”

迈尔斯·阿切尔走了进来，顺手关门后低头对温德利小姐微微一笑，随手脱下帽子表示礼貌。阿切尔中等身材，身体强壮，宽阔肩膀上的脖子很粗，一张红色的脸上长着方方正正的下巴。他齐整的头发里冒出几根白发，看上去有四十多岁，比史贝德大十来岁。

史贝德说：“温德利小姐从纽约来，她的妹妹跟一个叫弗洛伊德·瑟斯比的家伙私奔到了这座城市。温德利小姐已经见过瑟斯比，并约好今天晚上见面，也许他会带着她妹妹来，但我想多半不会带。温德利小姐让我们帮她找到妹妹，叫他们两个分手，然后回家去。”他看了看温德利小

姐，“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她含糊地回答。刚才史贝德的认可、讨好、赞许让她渐渐不再羞怯，但此时又羞红了脸，呆呆地盯着腿上的皮包，手指不安地拉着皮包带。

史贝德对他的搭档使了个眼色。迈尔斯·阿切尔站到了桌子旁边，盯着那个摆弄皮包的女孩看了半天，一双棕色的小眼睛在她全身上下游移。最后，他看了看史贝德，做了个吹口哨的嘴形。

史贝德抬起原来搁在椅子扶手上的手，朝阿切尔竖起了两个指头，表示警告，然后说：“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。今晚的任务就是去旅馆见他，如果你妹妹和他一块来，你能说服她跟你回去最好，如果不能，他走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，一直跟到你妹妹的住处。如果我们找到了她，她还是不愿离开他——那时候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阿切尔说：“对。”他的声音很粗。

温德利小姐马上抬头看着史贝德，皱起了眉头，“哦，但你们一定要小心！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嘴唇紧张地蠕动着，慢悠悠地吐出这几个字，“我很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她还那么小，他就把她从纽约带到这里来了，这件事很严重——他会不会——会不会——对她做出什么事？”

史贝德笑着拍了拍椅子扶手，“交给我们就行了，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他。”

“但他会不会……”她还是不放心。

“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”史贝德谨慎地表示认同，“但请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处理吧。”

“我相信你们。”她诚恳地说，“但我得告诉你们，他不是省油的灯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觉得他胆大包天。我认为，为了保全他自己，他会二话不说就把科琳杀了的。他会这么做吗？”

“你没有恐吓他吧？”

“我对他说，只要在我父母回来之前让她回家，事情就好说。我说只要他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就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；如果他不听我的建议，我父亲一定会惩治他的。但我认为，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。”

“让他们俩结婚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”阿切尔问。

女孩的脸红了，急忙回答说：“他在英国有老婆和三个孩子。科琳在信里和我说过，就是因为这件事两个人才私奔的。”

“这种事常发生，”史贝德说，“但英国人很少这么干。”他俯身拿了纸笔，“他长什么样？”

“哦，他三十五岁左右，和你差不多高，皮肤比较黑，可能是天生的，也可能是晒的。头发很黑，眉毛很浓。说话很大声，像是吵架一样。他的脾气冲动而且暴躁，看上去随时会打人。”

史贝德在纸上随意地写着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眼睛什么颜色？”

“蓝灰色。两眼很湿润，但不是眼泪汪汪的。对了，他的下巴上有一条缝。”

“身材是偏瘦、中等还是强壮？”

“他身材很好，肩膀很宽，身体很直，看上去就像军人一样有气概。我今天早上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上衣，戴了一顶灰色的帽子。”

“他做什么工作？”史贝德放下了铅笔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他说几点来见你？”

“八点以后。”

“好吧，温德利小姐，我们派一个人过去，如果有事他会——”

“史贝德先生，你或者阿切尔先生不能亲自去吗？”她用双手做了一个请求的手势，“你们两位能不能去一个人？我不是信不过你们派过去的

人，但是——哦——我很怕科琳会出事。我害怕他。你们可以去吗？我会——我会多付些费用，这是应当的。”她紧张地打开皮包，抽出两张百元大钞放在史贝德的办公桌上，“这些钱够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阿切尔说，“我亲自出马好了。”

温德利小姐站起来，感激地朝他伸出手来。“谢谢！谢谢你！”她大声道谢，又和史贝德握了手，一再说着“谢谢你们”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史贝德说，“我们很乐意。我希望你和瑟斯比在一楼见面，或者和他在门外走廊里待一会儿，这样我们就能看清他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答应着，一再向他们表示感谢。

“到那里不要找我，”阿切尔提醒她，“我就在旁边。”

史贝德把温德利小姐送到门廊上，然后回到办公桌旁。阿切尔看着那两张百元大钞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得意洋洋地大叫：“足够了！”他拿起一张对折后放进衣服的内袋，“她的皮包里还有更多呢。”

史贝德拿起另一张钞票放进了口袋，然后坐在椅子上说：“好啦，不要太贪心。你看她这个人如何？”

“很可爱！别说什么贪心不贪心的。”阿切尔皮笑肉不笑，“山姆，虽然是你先见了她，但这桩生意是我揽下来的。”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晃悠悠地踱步。

“你跟她会坏事的，你肯定没安好心。”史贝德像狼一样笑着，把最里面的牙齿都露了出来，“用心做事吧，多用点心。”他开始卷烟卷了。

The Maltese Falcon

第二章

雾中命案

Death in the Fog

电话铃声划破了黑夜的沉寂。铃声响了三遍之后，床垫弹簧才发出了响声。几根手指在桌上摸索着，一个小小的硬物件被推倒，掉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，弹簧继续发出吱吱的响声，一个男人接听了电话：“喂……我就是，说吧……死了？……好吧……我十五分钟后到。谢谢。”

开关啪嗒一声响过，天花板中间用三根镀金链条吊起的白色碗型吊灯照亮了屋子。史贝德穿着绿白相间的格子睡衣坐在床边，赤裸的双脚悬在床边，他神色凝重地看了看桌上的电话，从旁边拿起一包达勒姆^①公牛牌烟草和一包卷烟纸。潮湿阴冷的风从两扇敞开的窗户吹进来，从阿克塔拉兹岛^②传来单调的雾号，每分钟响六下。桌上还放着一本杜克的《美国大案纪实》，封面朝下摆着，书角上面摆着一只小闹钟，好像随时会掉下来，闹钟的指针显示此时是凌晨两点零五分。

史贝德用他那十个粗笨的指头慢悠悠地卷起烟来，他小心翼翼地挑出一撮棕色烟草放在卷弯的纸上，把烟草铺匀后，两个大拇指从纸的内沿把它往外一卷，用食指将烟纸外层捻紧，再用拇指和另外的手指夹住烟卷的两端，随即用舌头舔了舔纸边，把烟头一拧，另一头就塞进了嘴里。

他从地上捡起那只掉落的猪皮套镍壳打火机，按出了火苗点燃烟卷

① 达勒姆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城市，以生产烟草著名。

② 阿克塔拉兹岛：旧金山海湾的一座小岛，原有臭名昭著的联邦监狱，现为旅游胜地。